

國
朝
文
錄

張文貞公文錄

文貞公以時文名，談藝家所云京江風度，固不廢江河萬古流者也。而古文亦稱作手，在當時館閣諸公間，當在陳澤州午亭文槩之下。張桐城篤素堂文集之上，蓋高古雄秀不及午亭，而風調翩翩，篤素似不能及。至於碑版之文之多係國初將相紀事等作，之並爲一朝典章史法森嚴，詳核不穢，則兩文端皆瞠乎後矣。予於是歎：國初文學之盛，爲近古所無。而時文之家，亦於古文不相妨礙。蓋一時館閣大老，既有以上諸公而在下位者，又有堯峯竹垞湛園其人，至山林遺佚之老尤指不勝屈。且熊漢陽以時文

名張京江以時文名李安溪以時文名其古文皆足名家降至方
望溪李穆堂陳勺山趙鹿泉諸公亦古文與時文兼擅然則人第
患無才及有才而不能盡耳豈真如黃梨洲所譏明代人以餘力
學古故不及哉上高李祖陶

張文貞公文錄目錄

卷一

擬 上命開館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羣臣謝表

康熙六年

禘祭議

停止封禪等議

建藏經閣說

褒忠錄序

送李侍讀楊職方同使安南序

張又南詩文序

吳潛昭評選制義程墨序

紀滅闖獻二賊事

紀陝西官民殉闖難事

紀順治間錢糧數目

昭代樂章恭紀

卷二

擬勒石拖諾山恭紀 聖武神功之碑

誥授光祿大夫勇略將軍總督雲貴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世襲一等精奇尼哈番謚襄忠趙公墓誌銘
予告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
書謚文靖王公墓誌銘

處士鳴盟申君墓誌銘

誥授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拖沙喇哈番謚文
襄李公墓誌銘

張文貞公文錄卷一

京口張玉書素存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高安曾定梅煦

○○擬 上命開館纂修

世祖章皇帝寶錄羣臣謝表

康熙六年

伏以聖啓聖而垂謨方策與球圖並重治師治以紹烈舊章偕星日俱輝掖左分曹翠羣才於館苑禁中給札董成帙以歲時誦綸誥者知觀光揚烈之方殷預讎校者歎繪海賦天之不易書垂百代道炳千秋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王者卜世卜

年開創裕守成之業。嗣主肯堂肯構。明述兼聖作之功。舜協堯文。
繼統卽以繼道。啓承禹服。傳子不異傳賢。風懲訓比盤銘。湯孫是
凜。几杖箴同官誥。姬序永承帝紀。肇始於馬遷。非僅一朝國史。漢
書續成於班氏。亦從舊籍納羅。蓋分左右。以注起居。昉自古昔。而
繫年月。以爲實錄。起自蕭梁。嗣是代有成編。不免人滋異論。宗尚
書者曰。宜多隱惡。法春秋者曰。必須直辭。輯當代之書。較之筆削。
前人其體原別。載目前之事。比於是非。往轍其勢倍艱。敍昌宗誘
○據○學○傳○初○對○扶○上○
證元忠。吳兢被銜於執政。紀貞元橫開宮市。韓愈受殃於直官。誣
謗宣仁。賴紹興中之命官。刊定諱言。遜國歎永樂初之開局。重修。

其他耳食傳訛難以枚舉自非心術持正誰爲折衷重用丁寧庶
裨乙覽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奉三主鼎乘六御乾玉冊金書崇奉兩宮之懿號賈
琮蒼璧合告三后以升禋業已繼序不忘丕承無缺獨是

太祖

太宗之實錄已爲文子文孫之典型而中原定鼎之規未遑編次
斯卜世貽謀之善急待闡揚洪惟

世祖章皇帝受命而綏萬邦奠基以成一統學宗湯武聖敬格於
天人孝媲虞周睿慮嚴於郊禘語文德則梯山航海之眾重譯來

朝紀武功則水西日南之鄉指戈叛命召諸臣而入對。午朝清問時殷憫庶獄之非辜。一歲詔書屢下最關心者用人行政之大計。至隱念者水旱盜賊之頻仍。篤萬載宗社無疆總厪寄肝十八年綢繆未雨坐致昇平。聖謨美不勝書國乘久而能述爰開史局特簡儒臣盡出秘編用資旁引始崇德癸未之秋仲早知天命攸歸訖順治辛丑之春正永痛人心過密八年前權移負扆而議禮指○攝政王制度曾不敢以閑奸八年後柄握宸衷而夕側朝嬰原不妨於獨斷推之柱下仗前之語誰非創業垂統之模大兵則書大滌則書大爵賞則書須發凡以起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務存信而闕疑參訂責在總裁編輯司存分纂臣等丹心素矢青
管懷慚夙事

先皇憮侍

天朝於南海西苑新隨朝列頻檢舊章於庶府諸司

龍馭雖遙燕詒如昨讀彌畱之一詔不知涕泗何從抑

靈爽於

在天但覺涓埃無補開編者此日儼如覩雲漢之章授札者幾人

敢不慎丹青之筆伏願克明峻德永言孝思螭頭設記注之官鼈

禁啓經筵之幄念終始典於學時披商說之篇於緝熙單厥心允

協周成之德儼在廷之陟降不必追弓劍於橋山守良法爲箕裘

非徒奉衣冠於原廟庶幾祖功宗德垂世則世法之休而帝治

王獻頌如升如恆之盛矣。

前言修實錄之難中言修實錄之體語皆典則不苟爲炳炳烺烺

○ 禮祭議

題爲聖朝禮無不備大典當議修舉請乞勅部詳議永垂則徵事臣等綜考禮制言禘者不一有謂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帝嚳皆配祭昊天於圜丘者有謂祖之所自出爲感生帝而祭之於南郊者有謂圜丘方澤宗廟爲三禘者先儒皆辨其非而言宗廟之禘又不一說有謂禘祭止及毀廟不及親廟者有謂長發之詩爲殷之禘雍之詩爲周之禘而親廟毀廟兼祭者惟唐趙匡陸淳皆以爲禘異於祫不兼羣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直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故名爲禘至於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無明文

其說始於漢儒而後之議禮者咸宗之。漢唐宋所行禘禮並莫考
始祖之所自出止於五年之中合羣廟之祖行一祫一禘兩大祭
於其宗廟而已。大抵夏商以前有禘之祭而其制未詳。漢唐以後
有祫之名而與祫無別。惟周以后稷爲始祖以帝嚳爲所自出之
帝而太廟之中原無帝嚳之位故祫祭不及帝嚳至禘祭時乃特
設帝嚳之位以祫配焉行於後代不能盡合故宋神宗面諭廷臣
議罷祫禮明洪武初御史荅祫與禘請舉禘祭眾議亦以爲不必
行詔從其議至嘉靖中乃立虛位祀皇初祖帝而以太祖配享事
屬不經禮亦旋罷洪惟我國家受天顯命世德相承自

肇祖原皇帝以前

列祖微猷炳載國史非漢唐宋所可比擬

方定鼎之初追上

四祖尊稱以

肇祖原皇帝始基王迹故立廟祀自

肇祖始夫太廟之中以受命之君爲太祖允宜特尊者也我

太祖高皇帝功德隆盛與天無極自當爲太廟萬世之祖上而

推所自出則締造之業

肇祖爲最著今太廟祭禮四孟分祭於前殿後以各伸其尊嚴
暮祫享於前殿以同將其敬一歲之中自

肇祖以下屢申禩獻仁孝誠敬已無不極五年一禘之祭不必舉行祀典關係重大李時謙請行禘祭又謂設虛位以祀不晰古禮不諳國史所議應無庸議

因時斷制斬盡葛藤。禘禮惟周家可行以有帝嚳爲始祖之所自出也後世始祖且不能明何況自出紛紛舉行徒成妄作

○○停止封禪等議

該臣等議得詞臣曹丕疏稱祀典國之大事三五以來無不以成功告於上帝封禪書及班固諸儒言泰山五岳之長神靈所聚因高崇天謂之封就廣增地謂之禪刻石紀號甚盛典也逮秦漢唐宋有事岱宗者勞民傷財失對越之意後世遂不敢申明其禮不知因名山升中與天相見其爲典禮至尊至重又黃帝上元甲子貞元運會由是封禪勒成漢武帝不得其時則以十一月甲子朔冬至應之而數千年之景運適協於今日功成治定之後皇上以精一執中爲奉若上帝之命不可不報山川百神之助不

可不答。運世之本，開基之功德，不可不紀。宜勿憚登陟，亟議告成。
考漢唐儀注行之簡易等語，伏考封禪之說，不著於經。司馬遷封
禪書，乃引管仲言封禪七十二家之說。梁著作佐郎許懋極言其
妄。綱目是之。至於甲子紀歲，始於黃帝，其爲上元甲子，則史無明
文。卽管仲言黃帝封禪，亦未指其年爲甲子之年也。又按書傳舜
至岱宗燔柴祀天，原非封禪。唐虞三代以前，實無封禪故事可考。
其史鑑所紀，則有秦始皇漢武帝光武、唐高宗武后、明皇宋真宗
行封禪禮，所紀禮儀，則有築壇設壝，及玉策玉牒玉簡金匱金繩
金泥之制。需費甚煩，且禮不合於經。雖從簡易，亦於義無當。仰惟

皇上聖德布昭神猷默運內除苞孽外靖鯨鯢文敎覃敷武功赫濯巍巍蕩蕩直與堯舜比隆而

皇上敬天凝命至誠感神無一事不與天意相流通無一時不與天心相陟降則所以仰答神明茂膺休祉者固無所不極其盛矣

比者三逆蕩平已遣官告祭郊廟社稷嶽瀆海鎮諸神臺灣歸順又專告祭郊廟社稷一應典禮俱經舉行封禪告成之禮無庸議又科臣王承祖疏請倣虞帝之制巡幸東方察閭閻之利病問風俗之厚薄設祭方岳以祈年豐禱雨澤又東岳密邇孔里御輦所居觀其車服禮器亦千古盛事等語伏考一歲之內徧巡

四岳此三代以前。巡省諸侯之禮。自設郡縣以後。未有行者。舜之燔柴。原因巡守行告至禮。其望秩山川。是因祭天而望祭東方之山川。非專祭泰山之神也。我。

皇上鑾輿巡歷。凡所至之地。輒詢考吏治。延訪輿情。或訓飭官方。或特加銅賑。無非省方問俗。勤民重農。至意其祭岱祈年。並禱雨澤之事。非禮典所載。應無庸議。至歷代帝王詣孔里。始於漢高帝。後則漢明帝。章帝。安帝。北魏孝文帝。唐高宗。明皇。後周太祖。宋真宗。皆以經過魯地。展祀未有專詣闕里故事。我。

皇上博綜經學。宏闊心傳。重道崇文。千古莫並。其東巡特祀闕里。

應侯睿裁疏內又言封禪之事秦皇漢武不過耀德張功後世
鄙焉臣等已於曹禾疏內議覆無庸另議

此議截然如巨防之止水一掃秦漢以來君侈臣諛欺天誣民
之陋可謂大文

○建藏經閣說

慈水雲溪山廣福寺僧劍磬謀建藏經閣於寺南而令其徒名其
吉者自足走數千里募金於輦上貴人余聞而爲之說曰夫釋氏
之有藏經猶吾儒之有十三經二十一史也今之士子自入鄉塾
守一經窮年矻矻而卒有白首粉如之歎至於十三經二十一史
無力者既不能蓄有力而能蓄者復鮮蓄而能讀者又加鮮焉昔
司馬君實作資治通鑑成惟王勝之閱至終編餘則讀未竟已欠
伸思臥蘇子瞻嘆歎昔之君子見書之難今之君子有書而不讀
嗚呼此後生末學之通患也况乎學校之教既弛典學之官不復

以購書爲事。所謂尊經閣者。徒見其頽垣壞壁。欹側於荒榛蔓草之中。初未必經史百家之書盡具。於是又何怪乎生徒之銅耳蔽目而日流於面牆也乎。其言事浮屠之學而具大願力建閣請藏。慨然仔肩是志。固有過於吾徒者也。

全慨吾儒之不知藏書。僧專只用一點高絕。

○○褒忠錄序

國家軍興七載禁旅幕布仰賴

聖天子廟算決勝次第削平。凡文武將吏竭忠誠以扞疆圉者。往
詔旨嘉歎。至於再三。贊予遷擢。悉踰常格。以是載之簡策用
紀國恩。示激勸。豈小補與。張君式似舊守鳳翔。刻褒忠錄成屬予
爲序。予讀之而喟然太息。往者固原之變。秦州繼陷。全陝震驚。時
君自神木令攝守州事。倉卒爲清水叛民所執。賊愛其才。弗殺也。
責令餽餉。與十人者俱。君緣道散遣其眾。乘夜南遁。爲邏者所獲。
又以計跳身脫間闕。至鳳翔。列賊形勢。白於諸大帥。謂賊軍方屯。

漢中距秦州千有餘里。今堅冰積雪，騎無所逞，道遠失援。此天賛我也。宜急出間道，潛軍襲之。諸軍從君言，復秦州，固原之勢益孤。賊遂大挫。夫秦州爲故成紀地，自古秦蜀必爭之樞。東連關中，西接臨洮。北扼延慶、平涼，南通漢中，接巴蜀。西漢末爲隗囂所據。三國時魏人置成晉以後，劉石苻姚以迄拓跋宇文，皆盡地固守。金源置鎮遠軍，宋數出師爭之。蓋其地憑險，四達如此。方事之殷也，秦州失則隴蜀連衡，賊得併力東向。鳳翔必危，又河西五郡隔絕。軍後使延慶之寇，疾馳潼關，雖智者不能代爲謀矣。君之保秦州，非獨一州之烈實，三秦得失向背之所繫也。或曰：君瀕險得脫，屬

有天幸設賊終困君於秦州或中道被繫計無復出君當奈何噫
君之得脫於險天也天之不阨君於險惟君之忠誠有以格豚魚
而涉坎窪故雖險而不及於難當賊利誘害林百端撼君屹不爲
動卒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孤蹤繭足完節自歸而且設奇建議
力過賊鋒以奏成績誠而智忠而有謀天相之矣豈區區微倖萬
一所可同日語哉今君奉新命改守濟南濟南亦南北之脊也
水陸輸輶適介其衝頻年師命促數水旱不時正賢者晦心疾首
之日而君以盤錯旣試之效便宜施設其幹濟必度越尋常百倍

天子旌能獎勞。風示民牧。載筆之臣。將大書特書。不一而足也。而又何但於余言。

序褒忠錄而極意褒獎其謀復秦州之功可謂微顯闡幽矣

○○送李侍讀楊職方同使安南序

國家懷柔遠人，東西日出入之鄉閭，不率俾而安南視他屬國爲近。自奉正朔以來，賜輶，賜封使，者冠蓋相望於道，恩澤至厚。今年夏四月，滇南參安南國王黎維禧以兵脅安南都統使莫元清，襲高平地，元清竄入滇，粵西撫臣亦奏維禧賣牒來訴，以黎莫世鄰爲辭。詔下諸王大臣議，僉曰：蠶爾蠻邦，不奉朝命，輒肆侵奪，無人臣禮。請亟移師，聲其罪，或易王封，或置郡分五管，如前代故事而行。

聖天子不忍也。兵部臣因請降勅，勅粵西守土臣馳檄諭維禧令卽

歸元清故地不割移師未晚

天子又慮尺一之詔不能盡布德意命慎擇中朝臣具才望善辭令者乘傳宣諭於是隨臣部臣咸推轂侍讀李公仙根職方主事楊公兆陳制曰二公既聞命趨裝就道朝士大夫羣餞於國門外或相語曰交人自漢以來叛亂相尋屢煩師旅今謂兩使臣至能卽率命否平子曰必奉命無疑也夫黎氏以喪世郊爲言其辭遁矣我國家既聞西南道元清歸命實先朝命授元清都統是卽便是卽天子所臣也勅元清仍世長萬平地是卽天子分土也黎氏嚮頤在莫氏後國家不責其旣往錫以眞封

謂宣與莫氏各守外圍恪其臣職今維禧甘爲戎首茂王制復私讎一舉而三失焉誰爲黎畫此謀者吾聞交南驛演人頗嚮學夫豈不知略地之非而乃謬以春秋大復讎文飾其說其亦林然有悔心乎兩侵臣引擅兵爭奪之罪與後嗣不敵怨之義從容諭之必有能頰首聽命者或曰彼獷悍善變難以理屈所懼者利與害耳夫卽爲黎計滅莫氏非黎福也昔陳氏王安南百餘年而黎滅之陳之憾黎視黎憾莫孰甚其外壞西鄰老撾南鄰占城皆曾受黎虐欲得而甘心者也獨黎受中朝封爵倚藉天威可長恃以無恐一旦爲中朝罪人則起而復九世猶者將環列而踵至黎尙得

安枕臥乎。既陳說以大義，復曉譬以利害，猶不幡然悔罪，趣還莫氏。故土是迷惑也，黎雖愚不出此嗟乎！以國家全盛之力，遣一旅，斬關聲罪，如捕枯拉朽耳。今不卽煩貔虎之師，戈船下瀨之士，而儼然整書，慰諭國恩深厚，不啻覆載雨露，使臣以立談銷甲兵，上揚

天子威靈，下救交人生齒數百萬，以視前代征南諸將之功，豈不更偉哉？是可爲二公券也。或曰：子之言然，盍志之，因書爲序。前陳義理，後說利害，侃侃鑿鑿，是爲有用之文。

○張又南詩文序

關中又南張公吾宗之望也。公從大理卿奉命蒞八閩。提督軍事。旋續義壯公舊服。位列徹侯。威望益重。越今六載。而寰海無刁斗之警。貢舶市舶相屬不絕。軍民浹和。閩稱大治。先是戊辰冬。公乘傳來朝。特被溫諭。命三載一入覲。迄辛未秋。屆期陳請。

天子俞其奏。冬十月。馳至都下。陸見之日。慰勞有加。賚予稠疊。比行過余言別。曰。僕本以鄙臣謬典軍旅。幸無隕越。顧宿事未忘。間從事於書史。歲月既久。得詩文若干。願爲我敍之。余讀之喟然而興。曰。國家太平文德之盛。勳臣保障安輯之功。具見於此矣。惟閩

襟山帶海夙稱奧區異時賊寇奸宄屢轉邁亂文武將吏相爭於干戈戰陳之事者四十餘年自廟謨耆定以後郡縣及於島外絃誦微於荒徼疆圉晏堵文恬而武嬉由是爲將帥者得以餘閒修郊射之容講雅歌之節自澤其身於詩書六藝之中而使一時兜鍪踴泣盡脫其剽悍不戢之氣以相與扞衛其民人而約束於軍律於戲豈非休遇哉雖然有其遇矣而非得公之才與學則亦不能至焉昔襄壯公之鎮西陲也番彝歲時款塞不敢馳介馬入牧於竟上於時邊鄙不聳幕府無事因而延致宿學負文譽之士如李天生王山史諸君偕公昆仲游蒐討經史饒礪詩古文辭穿

穴貫通學殖日富。而公天資卓絕。其才力尤足以副之。今集中所載詩出入三唐。格律工穩。而時溢奇氣。文具磊落英邁之概。不名家。卽書疏酬答。亦爲海內所珍重。藏弄何體備眾妙。一至是耶。夫文章事功古難兼擅。公方垂功名。琬圭竹帛之上。而孽孽焉揚蕘。文事如此。豈不以遭時休明。雅化翔洽。將帥之臣。公侯之子。孫必能折節嚮學。不矜其功伐。而後可長享福祿。令名於無窮。則是集也。公甯獨以博洽雄視一世。所爲紹襄壯公之光烈。而保世滋大者。悉於茲寓焉。是用書以爲序。

陳義甚高。末卽寓規於頌。

張文真一

○吳潛昭評選制義程墨序

方一科之文初出。譬若穠花錯采。美不勝收。久之而霜降木脫。錄
不數人人不數葉。縱或閱者嗜好各別。而論定之後。亦所見略同。
則爲思其所以刊落。與所以久而不廢者。大抵巧不如樸。繁不如
名○書○確○詩○奇○為○制
簡。華不如實。縟不如潔。準則意而繹以六經。諸史唐宋大家之
文。辭雖方圓奇正。不名一體。而精力之所融結。皆不可得而磨滅
也。豈獨六十年之文爲然。等而上之。亦猶是矣。桐城吳君潛昭濡
染家學。研精制舉業。二十餘年。持議侃侃。與余意合。近偕家弟韋
存。讀書北固山房。評選程墨。畢間序於余。因爲述歷科源流分合。

之故如此。而竊自歎倅遇之卑。又不幸而闡牘爲四方名流所許。不能自匿其瑕。三復茲遷。益不禁汗顏而縮思也。

簡異

。紀滅闖獻二賊事

順治元年四月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奉命將師抵山海關與流賊軍遇一戰敗賊軍二十餘萬賊狼狽却走比師抵燕京賊首李自成倉皇不知所出盡焚前明宮闈載輜重而西官兵追擊於真定之處都復兩敗之賊棄輜重竄入秦九月

車駕至京師十月朔即位頒詔中外加封諸王越日命和碩英親王阿濟格爲定遠大將軍征流寇英親王納道邊外從土默特鄂爾多斯部取駝馬復轉入邊二年二月抵西安時和碩豫親王多鐸已移南征之師以正月二日克李自成兵於潼關矣英親

王師既至豫親王轉擒南下英親王乃遣大將軍鼓旗躡賊後追之時賊自西安敗敗卒出藍田分道竄出西而南豫楚之間所至皆賊而獨不得自成所在會謀者言河南鄧州賊兵甚眾噶布什賢噶喇額真席忒庫率兵薄其城城潰乃賊餘黨也斬抗敵者數十人餘恐就撫時聞自成養子蔣鼐者擁兵五千衛賊家口據湖廣承天府于是大將軍令固山額真譚泰爲帥同貝子滿達海薄何托春齊哈暨諸將悉急擊之席忒庫仍爲前鋒比帥至鼐業分賊兵水陸兩道遁去我兵亦兩道躡擊譚泰等以水路進滿達海等以陸路進而自成復從閒道潛走荊州大帥疾趨荆自成又

遁去。大師由荊州循江而東。乏舟不得濟。至湖口獲賊船二百餘
濟江。自承天至荆。兩道擒斬賊眾。及陣獲駝馬輜重。約以數千計。
而興國州黃州德安皆有偏師在所獲。稱是。自成走武昌。據章京。
哈寧鳴將兵圍武昌城。數匝。賊將僞劉侯田侯引兵五千人出城
迎敵。大敗之。自成復遁去。哈寧鳴乘勝躡擊至富池口。僨知賊營。
旋簡精銳直逼自成廬帳。自成勢蹙。投其妾三人於江。潛越富池
口而遁。是日生擒賊總兵知府推官各一人。知縣四人。守備千把
總五人。獲馬匹船艦無算。自成走九江。大將軍令譚泰率大師乘
舟追之。距九江四十里許。遇賊軍陣。斬賊將四十餘人。截獲賊艦

三百有奇。賊復自焚其艦二百餘遁去。自是賊無戰艦矣。譚泰乃令諸將分道偵賊。時賊勢大潰。我兵無不以一當百。裹內巴圖魯諾一坤將親丁十餘人。敗賊後隊約數百人。塔思虎力充固巴圖魯將騎兵百餘人。掩擊賊軍約三杆人。賊軍帥宋獻策亦以是日就擒。固山額真豐羅巴哈納等。追及谷口。會賊方環山而陣。旋以精騎突入。疾趨城。賊自成擁殘卒跟蹤登山。我兵亦躡之而登。賊各鳥獸駭散。自成復遁去。翌日。巴哈納將左翼。鼇拜。巴圖魯將右翼。甲喇章京賴祿將中路。分道合擊之。賊潰奔九官山。大師薄山下。直擢中堅入城。壓賊兵俯首就殲。生擒自成妻妾。及賊侯某獨。

索自成不得有降卒言自成敗走時領步兵纔二十人路爲鄉民所困自縊而死遣人往視其屍朽不可辨自成生死終未有實據

云後傳聞自成遁走江西有諭讓其親王是役也大小戰凡十餘合所過下河南湖

廣江南江西六十三城收降賊眾二十餘萬獲橐駝百隻馬廄六

千四百匹有奇船三千一百餘艘黃金一萬四千五百餘兩白金

五萬九千七百餘兩東珠二百七十餘顆珍珠一百八十餘粒金

玉器飾皮幣衣服無算方大師之過德安也會固山額真祖澤潤

輓紅衣砲至聞南中總兵毛某持檄至楚招撫流寇隨移師擊之

生擒毛總兵及副參將敗其兵四千人獲馬千匹師次九江明總

督袁繼咸御史賀澍司道李猶龍寧南侯左良玉子夢庚總兵十二員馬步兵十萬人俱艤舟江中悉招降之獲其船四千餘艘閏六月壬午英親王阿濟格馳勦寇捷音至並奏以聞辛卯告祭郊廟社稷

上御殿受朝賀八月師還行間功多者貝子則滿達海薄和託春齊喀圖山額貞則譚奉杜審吳賚巴忒馬覺羅巴哈納蘆章京則鼇拜巴圖魯哈寧噶蘇拜希爾根查塔噶達渾阿喇哈德爾得黑薩克巴圖魯我內巴圖魯梅勒章京則譚拜阿喇善索爾果性鼐西特庫希佛宗室吳達海噶布什賢噶喇額貞則席忒庫俱先後

論功封賞。英親王坐枉道緩師。并有他罪。降爵爲郡王。譚泰。鼇拜。牽連得罪。解譚泰固山額。眞任降爲昂邦章京。鼇拜罰銀。俱削軍功不錄。

以下獻

順治二年冬。賊張獻忠據四川未下。朝命西安駐防內大臣何洛會爲定西大將軍。會勦四川而遣固山額眞巴顏等鎮西安。何洛會未及入蜀。而逆寇孫守法。趙榮。貴賀珍等勾結賊兵數千人犯西安。圍其城。時駐防兵單不能支。勢甚危急。會巴顏等率禁旅至。內外互擊。開始解守法等俱遁去。明年春正月復命和碩肅親王豪格爲靖遠大將軍。偕多羅衍裕郡王羅洛宏。多羅貝勒尼

堪貝子滿達海等諸將征四川兼勦西安一路賊孽。召何洛會還。三月守法伏誅。十一月復興安州大敗珍眾。秦省底定。方是時王師在秦日久。絕口不言下四川事。獻忠亦不虞。王師之卽西也。志素驕。百里外不備。大將軍密與諸將計。宜乘其懈擊之。遂以是月統大師由漢中府急趨蜀北抵南鄭縣境。有前鋒擒賊生口至。具言獻忠方列營順慶之西充縣急擊之可就擒。於是令昂邦章京鼇拜巴圖魯固山額真準塔思圖魯同噶布什賢及八旗擺牙喇爲前矛。每牛衆各簡精銳一人爲後勁。大將軍親將滿州蒙古阿禮喀兵居中馭之。銜枚疾走。一晝夜行三百里。黎明抵西充。

之鳳凰觀。會大霧晝晦。勑軍登山。賊諜者知之。馳白獻忠曰。王師至矣。獻忠堅臥不爲動。曰。豈真從天而降耶。或奏督孟喬芳兵至耳。一戰當立敗矣。頃之。王師逼賊營。獻忠方在廬間。馬聞急大警。倉皇麾所部馬步兵迎敵。自乘所愛馬馳走。不及擐甲。有裨將某驅射之。因其智。獻忠負創還營。鼇拜。準塔等鼓勇力擊大破賊。眾遂擒獻忠。斬於軍前。士民飲恨獻忠者。爭往斫其尸於軍門外。不移時。骨肉俱盡。大將軍分遣諸將四出搜勦。凡破賊一百三十餘寨。斬首數萬級。收獲馬羸一萬一千二百四頭有奇。金珠皮幣等物無算。十二月捷聞。四年春。告祭郊廟社稷。免朝。五年正。

月師還。二月，上御太和殿宴勞之。在事有功將士下所司敍賚。

龍拜巴圖魯固山額真覺羅巴哈納、纛章京車爾布學士蘇納海

等皆坐纛章京希爾根軍中爭功失察停賞肅親王亦坐他罪不

錄功。順治十三年九月因山額真朱馬喇請追敍肅親王平獨功。詔追封爲武肅親王建碑致祭衍禧郡王羅

洛宏先以病卒於軍嗚呼以流寇逆燄之張也。至於篡竊神器傾覆明祚而王師既下則百萬巨寇曾不足以當一旅豈非天哉。

初羣寇烽起張獻忠質稱梁師李自成方依闕王高氏與諸闕將伍未爲劇寇也及獻賊據房竹山中自成往依焉獻賊謀殺之。自成遁入蜀歲已卯自蜀潛入豫破洛陽始稱闕王辛巳朱仙鎮明

兵失利而後鬪勢益熾。壬午，遂決河灌洋。自是斬蕡諸寇皆爭附。聞而楚省諸郡以次告陷矣。甲申之變，距其稱鬪王甫六年。而明之亡也，忽焉自古盜賊之禍人國未有若斯之酷者也。睿親王提師入關，一戰而破賊眾二十餘萬。賊膽落不能復支，倉皇西遁。復爲豫親王所敗，嗣後計無所出。展轉於秦楚豫章之間，而英親王又率兵躡其後，轉戰襲擊。凡六閏月而賊眾盡殲。嗚呼！非天威何以及此？獻賊之滅後，自成一年。論者謂生民多難，致使逋誅遺寇復逞其毀肢折骸之慘，而肅親王指戈壓境，賊旋投首，視自成之滅爲倍易。今諸親藩建旄之烈，行間將士戮力之勤，具在

國史回視前明君臣以全盛中原。早夜圖賊而卒無救於覆亡之禍。國運去而人事之顛倒隨之可爲三歎。語云天之所滅不戰而自屈。諸臣應景運而興驅除逆天之寇。雖智勇過人亦憑藉朝廷威力者厚歟。

聞獻二賊不過爲興朝掃除暨

眞主出則上天之殺運已收下土之元氣將復賊又以久疲之眾當初至之鋒故所至破亡疾於秋風之掃蕪也文敍次簡明無一長語眞大手筆

○○紀陝西官民殉鬪難事

前明崇禎十六年癸未流寇勢日猖獗時孫尚書傳庭總督三邊授尚方劍許便宜行事傳庭才具揮霍顧操下急失將士心是年冬率兵擊退遇於河南之鄉縣三戰三北賊兵乘勝西下遂破潼關傳庭死於軍監軍道喬遷高及於難遷高初由鞏昌守題補監軍事傳庭之鄉人也潼關既破省城軍民駭亂開門降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絅巡道周維新俱自縊長安知縣吳從義命家人某盡殺其妻孥衣冠望闕拜赴井而死其家人亦自刎咸陽副將劉元山賊至不屈接戰數日力不支死之至是賊勢益張各郡縣皆

△△△△德合提△△△△、分、殺

望風迎順。賊乃僭號改元。分遣賊將襲榆林寧夏甘肅寧夏最先降。賊軍道經慶陽。守道段復興。嬰城固守。比破盡焚其家屬。親提刀巷戰。手刃十數。賊力竭自刎。敗至榆林。總兵李昌齡涼州鎮番武以功廕生員改習陞總兵。麾戰數日。軍食盡。外援不繼。城破。率城中人乘夜走邊外。賊躡其後。一戰被獲。賊迫之降。且誘爲前鋒。寇北京。許以封侯。昌齡曰。有臣引賊而攻其君國者乎。眞天不覆地。不載矣。賊怒。竟磔死于州。總兵馬螭山西代州人。先以傳庭令馳詣軍前。援勦比至。而會城已陷。螭孤軍不能自立。於是勦兵還鎮。過鞏昌。召副將歐陽滾。議曰。今與君暫歸河西。調遣士卒嚴守。皋蘭保護肅邸。可以徐

○○○○○
圖恢復。滾如約卽攜眷屬偕燭赴甘州。是時人心惶惑。燭飛檄調
諸路兵。無一應者。及抵甘州。距城不百里。巡撫林日瑞福建人。疑燭
已附賊。閉門不納。燭遣使齎符印送日瑞。因對諸將大慟曰。燭今
進退無路。獨有一死耳。汝等皆去。吾不能復保汝矣。燭哭罷。軍皆
哭。日瑞聞之。馳騎迎燭入。商固守之策。未幾。賊將賀三風子者。兵
薄甘州峽口。燭與日瑞堅誓死。令副將郭天吉榆林人。偕涼卒兵
迎擊。以遊擊哈維新。都司萬恒爲策應。賊遺書誘天吉降。不聽。與
賊過於新河灘。初戰。勝負未決。越數日。賊兵益增。勢不能敵。棄賊。
退走甘州城。意欲調集番彝再戰。乃援未至。而副將崔某。以夜半。

援賊兵發城而甘州失矣。燭聞城破舉火焚家屬自帶佩刀見賊抗手上坐。叛將崔某在側。燭指之大罵曰負國賊世受國恩何忍至此。賊語燭曰今日何以奉教於先生。燭解佩刀與之曰以此而賣之。○此合據後有此。教汝殺我須用吾刀。瑞謂燭曰瑞我等皆國家大臣除一死更復何言。隨拂衣起北向再拜。賊曰速殺我。賊竟取所與佩刀殺燭。并殺日瑞。燭見天吉笑問之曰岐日之戰汝則今日奈何。天吉罵不絕口。與燭俱被磔。雜新及都司高登科同知藍臺通判鄭安國俱自刎。滚合室自焚。其時同與難者流寓則原任蘭州道劉佳貞在籍則通判陳嘉績知縣段自宏、陸一桂俱至死罵不絕聲體。

兵王汝金、趙官羅俊傑副將劉國柱、劉國棟參將哈俊遊擊李如璋、趙用彬任汝威、呂承官、張應舉、楊威都司守備曹爾謙、趙宗祀、景桂芳、陳一魁、賀圖麟、王嘉官、蕭榮華、蔡俊世職指揮千百戶鄭世壽、傅完祚、毛國泰、趙應魁、汪世爵皆各擁家丁血戰而死。生員吳伯延、童士楷、義民梁進德、節婦黃氏等皆以不屈盡節時癸未十二月二十七日也。順治三年甘撫黃公圖安曾列名請卹而未悉其事實。余友何君獻瑞言李公馬公被難狀較詳。因據所聞書之如此。嗚呼明之亾也。文吏三〇語道書明末亂事以僕隸視將帥朝士以秦越視封疆之臣羽書旁午。閭然無一應卒致烏合之勢如燎原之不可撲滅。

可悲也。夫潼關敗衄八郡，望風而靡。河西孤墉，遠寄邊鄙，其不能以一木支大厦，諸將士甯不知之。然而登陴固守，臨難協心，迄乎力窮就縛，抗手唾罵，剖肝屠腸，略無怖色。豈歐陽氏所謂忠義之氣，獨出於武夫戰卒者歟？及今三十年，而其英烈炎炎，如嚴霜皦日，真可與顏段張許爭不朽於青史矣。

敍次如見，如聞議論有聲有色，其人不減顏段張許，其文亦不減馬班陳范。

。紀順治間錢糧數目

從來創業之主。享有勝國之資。不煩征斂。而國用滋富。漢之承秦。
唐之承隋。明之承元。皆是道也。惟宋當五代紛爭之後。海內衰耗。
差遜漢唐。而左藏之庫。積金如山。則猶有餘蓄焉。前明之末。批政
厲民。始以軍興。旁午議。加遼餉。繼以各
邊抽練。復加練餉。催科無藝。中外蕭然。迄。國家以仁義之師。入
關。靖寇。而中原赤子。業已折骸斷骨。於百戰之餘。其所謂內庫之
帑藏。又已盡罹賊刦。蓋實遺我一空虛之國也。

世祖章皇帝既定大業。袵席疲民下。詔首除三餉。如拯焚溺。繼

定賦役全書一準前明萬歷中年舊額稅斂亦綦薄矣。獨是多方
未靖虎旅四征今年下兩浙明年定八閩又明年克楚蜀克兩粵
輦金輸粟相望於道方順治八年間歲入額賦一千四百八十
五萬九千有奇而諸路兵餉歲需一千三百餘萬加以各項經費
二百餘萬計歲出至一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千有奇出浮於入者
凡八十七萬五千有奇至十三年以後又增餉至二千萬嗣又增
至二千四百萬時額賦所入除存畱項欵外僅一千九百六十萬
餉額缺至四百萬而各項經費猶不與焉國用之匱乏蓋視前代
爲獨甚而我

先皇帝愛民如子。必不忍爲苟且。目前之計。於額賦外。少加毫末。汰冗員。抑繁費。躬行儉約。爲天下先。自親政以後。在宥十年。未嘗一不急之工。採一玩好之物。軍需浩穰。悉取給於節省之餘。而發帑金以賑凶荒。賜田租以甦病困。數歲之中。詔書屢降。自古開創之主。寬仁恭儉。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謹錄十七年歲入之數。如左。後之覽者。仰惟。

先皇帝忠厚明基。積土益下。其經營締造之難。如此庶幾。

聖子神孫。席履豐盛。而益務息民重農。減征寬賦。其司國計者。壹意以稟法師儉輔導。

聖明則

祖宗樽節愛養之物力不致委棄於土木甲兵而人殷物阜河與成康比隆也已

意思深長筆力遒勁

昭代樂章恭紀。

順治元年八月

世祖章皇帝車駕至燕京。九月朔卽皇帝位。將以十月告祭。天
地宗廟社稷。時樂章未定。大學士臣鋐臣承疇臣陞上言。郊廟社
稷樂章。前代皆各取佳名。以昭一代之制。漢魏曲名各別。不可枚
舉。梁用雅。北齊及隋用夏。唐用和。宋用安。金用寧。元郊社用成。宗
廟用寧。明用和。今我一朝削平寇亂。以有天下。有與萬邦黎獻共
享太平之義。樂名更宜用平。其節則郊社九奏。社稷七奏。宗廟六
奏。制可爰命翰林諸臣分撰樂章。撰定太常寺頒示樂舞諸生。以

時肆習焉。今考各壇廟樂其辭明肅簡穆取乎遠將享之枕洽幽
明之德而非靈芝宛馬白麟赤蛟諸歌誇奇瑞於天神人鬼之前
者可比此所謂古樂之遺音皆懸之雅奏也。而臣愚竊維廟樂始
於三頌詩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神功告於神明者也。商頌
自有娥及契以迄成湯武丁周顓自后稷太王以及文武成康皆
發揚其文德武功之盛以達於詩歌藏於太府漢郊廟詩樂不及
祖宗之事則班固譏焉晉秦始中傳元製登歌七章分祀七廟自
是歷代相沿皆各有廟室之樂蓋禮不忘其本樂樂其所自生古
之義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丕基臣服之國三十有二。

太宗文皇帝益續而光大之迄

世祖章皇帝底定方夏混一寰區文德武功皆前代所未及謂宜各製廟樂發皇盛治庶幾。祖宗艱難創垂之烈得以昭示來茲而徒取籩豆祿享之辭徹諸神聽得毋于形容盛美之誼猶有缺焉者與謹按典制元會樂作於殿上名曰莽式所陳皆昭代故事率以滿洲舊臣充其選有旌旄弓矢躍馬蒞陣之容有屈伸進反俯仰疾徐之節特以歌辭無漢音未遑頌之太常俾樂工肄習臣愚謂應命儒臣援據其事撰譯歌詩爲

高廟樂

文廟樂而更益以入中原靖羣寇諸舞爲世廟樂聲容悉備事實而律譜則太和洋溢之氣塞於宇宙而國運之浸昌浸熾可以預卜矣

各製廟樂以象功德其義本之班固前漢書樂志而文亦彬雅

張文貞公文錄卷二

東曰張玉書素存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曾定材備五校刊

○○○撫祐石拖諾山恭紀

聖武神功之碑

皇帝受天景命撫有四海東西極日之出入罔不稱臣奉朔修職
貢惟謹而厄魯特噶爾丹獨自越於生滅覆載之外狂逞構謀以
上千天罰於是

皇帝赫然震怒以康熙三十五年春定議聲討

上親總六師從中路入命領侍衛內大臣伯費揚古爲撫遠大

將軍會陝西將軍舒書博濟、孫思克從西路入截擊賊。後而盛京黑龍江寧古塔諸路則各厲兵以須用備策應。二月癸丑以師期昭告天地宗社在京幾務悉屬西守綜理焉。丙辰車駕發京師皇子侍戎行者咸分筦軍事。師出獨石口跋履沙磧踰喀倫經拖陵渡克魯倫河賊懼遁追奔遂北直抵拖諾山几懋程三千里。五月戊辰旋而西_下路大軍卽以是日邀擊賊兵賊大敗散以二十餘年久習戰鬪橫行塞外之勁寇天戈所指甫七十日一舉而草薙禽獮之成功之速制勝之奇古所未有。臣玉書幸與扈從獲覩盛事紀實勒銘以垂永久是惟臣職謹按厄魯特與喀爾喀同詳載

屬奉貢之國。彼此交鄰。致興兵革。喀爾喀七旗皆潰。叩邊請內附。而噶爾丹修怨不已。輒恣攻劫。抗悖。諭旨。蔑棄誓言。自闢入克魯倫河。脅掠納木查爾托音。遂逼處土喇克魯倫交近之地。虐我使臣。擾我邊境。煽惑我諸外藩蒙古。肆惡極矣。假使及今不早事撲滅。勢必滋異日西北緣邊之患。方二十九年秋。

皇上曾用密策。誘噶爾丹至烏瀾布通。距京師僅七百里。爾時眾軍合力奮擊。可使雙輪不返顧。乘輿未親蘩軍。致賊得以詭遁。皇帝深念狡寇叵測。不以天威臨之。弗克翦刈。所由廷臣交章乞。畱而寢。衷內斷決。計觀征職是故也。出師以後。經行兩月。屢遣

諜潛往偵賊。至五月朔，師次拖陵。始知賊尚伏克魯倫河。

上大悅。命八旗及前鋒火器綠旗蒙古諸營兵畢會。顯示陣法紀律。加嚴旗旛之盛。士馬之眾。彌山溢谷。絲亘數千里。外藩君長無不相顧駭怖。而噶爾丹方謂道阻水澗。大帥必不能猝至。比

聖恩曲宥賊。辱命隨我。使臣贊勅旨告以至尊親臨趨令嚮順。猶曰皇帝不安坐中國。能飛渡瀚海耶。及登高阜瞭視天子旌麾。乃大驚。且謂與烏鵲布通之師異甚。顧懼罪不敢面轉。乞降。竟棄克魯倫河。指土喇河而遁。克魯倫河爲塞外巨浸。水草豐蔚。足資戰守。上初意賊欲拒戰。必據河前。一夕飭軍中擐甲。

戒嚴且密授諸將方略既至顧謂侍臣曰城懦怯不知據此河其無能爲明矣亟統軍追之約賞而行越二日至克勒和朔城所乘輜廬鎧甲金餉之屬不絕於道又二日至拖諾山俘獲生口言賊晨夜倉皇奔逃今當越土喇河於是上諭諸大臣謂西路大軍刻期抵土喇必已躡賊後賊雖遁亦無復之今所急餽饑耳當旋師經盡兩路軍食越日下令上統中路大軍還而特遣領侍衛內大臣馬思哈爲平北大將軍將精銳逼之於時噶爾丹方從土喇鼠走至昭木多適與西路軍遇大將軍費揚古偕孫思克督諸將連擊自未迄酉俘斬數千追擊三十里略獲子女及牲畜軍士

墳委山積。噶爾丹僅以殘騎跳身遁。夫當用兵之始。

皇上卽定計遣西路軍先入。比師旣載道降。手諭至費揚古軍中。馳問師期者。使命不絕。時或疑荒塞曠遠。恐遮道擊賊。未可必得。至是乃歎。睿謀周悉。不啻坐照萬里。然非

皇上躬統大軍。直逼賊巖。安知狡謀詭計。不更從他道奔軼。是賊之潰敗於西師。乃中路大兵扼賊之吭擗。而付諸西路將士。使其尾擊而殲滅之者也。猶歎盛矣。昔史稱戎狄荒服。謂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故。歷代成功。北塞者絕少。又稱沙漠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人跡罕有至者。茲以師徒數十萬。鐵騎飈馳深入。無

人之境。如行内地。自始出以至旋師。虜攻克奏。無一困憊。何古難而今易耶。仰惟

皇上除暴救民之念至殷且切。師中往返十旬。觸冒寒暑。躬歷勤勞。日御一餐。飲惟濁水。沙陀樹坂。且騎且步。每有羣下不能堪者。怡然處之。最優恤者。軍士最愼惜者。馬力最早計者。轉輸最屢。念者。水草。賙給衣廩。頗費屢駟。而軍心悅矣。風雪必謹。飼秣必時。而馬力紓矣。中路之轉餉。多方協輓。而軍無匱食。西師之饑疲適。資越糧。而士得宿飽。大漠之區。不毛之土。兼以冰雪凝沍。之時。素無井泉。而泉忽溢湧。素無茂草。而草皆叢生。師行所至。每獲非常。

靈○異○之○助○此○豈○人○力○所○能○至○哉○天○祐○之○矣○在○易○之○大○有○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孔○子○曰○祿○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惟○我○

皇上北征一舉順天而孚人斯天意與聖心兩相符合山川百神
莫不協應臣敬撰銘詩請示奕璽使知我

皇上布昭聖武福國家億萬世靈長之祚者無非奉天道以行王
事三代而下無足媲儷銘曰

惟天不覆春秋肅化彌宇宙惟聖法天仁育義正道洽垓埏
聖恩浩穰重譯畢至莫敢不來享聖威如霆四征弗譴莫敢不

來庭蠶爾狡寇僻處窮荒肆擾邊堠。悖天虐氓慈視拒命游啓逆萌相彼狂蛭恩不可懷德不可結度彼凶謀如虺斯螫如苗有蟲天子曰吁蔓草易滋乎其亟圖之師難遙制克敵在機予其親蒞之乃籌軍幄諸路並馳或倚或角乃刻師期中夏畢會勿疾勿遲乃命轉粟載補文所未及輸載輶勿憚破塗乃命度泉載浚載鑿罔避深堅乃治道途乃設郵譯我軍用蘇乃置斥堠乃謹羅慎敵情斯售廟謨備矣明誓六師所向迅驚昭告神祇以禡以軼百靈咸熙爰建旌旃爰蒐卒乘爰飭戈矛前茅戾止申權銳止後勁厲止虎旅喧囂捷若風雨奮若羽翰軍聲烈烈翦彼鴉林轢彼鼠穴彼昏實愚謂

茲砂磧泉涸草枯。王師不撓有象自天馬騰士飽彼昏實憲既
覩。王師駭自天降捲甲而遁宵遁如驚棄及乳雛西師洗洗遠
涉瀚海注矢天狼狼奔甫屆軍鋒大塵移時立敗俘乃甲兵籍乃
軍械銅乃牽牲幕庭犁矣賊眾攜矣斯授首期矣旌門獻捷眾聲
若雷。辰謀悉協。

天子曰。俞自茲邊鄙庶無後慮絕塞無垠縱橫掃蕩不逾七旬邊
沙如礪建威銷萌何翅萬里維山逶迤式名拖諾黃鍼是麾於茲
停蹕於茲振旅允宜紀實我。皇天勝眾識勿淆羣疑勿聽我。
皇握樞效順則撫構逆則誅威以仁行謀以智神功以成肆殊

方重譯。歷世千億。永覩茲石。

首段槩括大概極有體裁。中間敍明原委大計。深謀宛如目擊。後段歸美君上。只用一筆寫出濡染淋漓銘詞三句。一轉仍復隔句用韻。與昌黎平淮西碑異曲同工。並有千古。

○○誥授光祿大夫勇略將軍總督雲貴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一等精奇尼哈番謚襄忠趙公墓誌銘

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四日光祿大夫勇略將軍趙公以疾薨於寧夏里第時車駕方西征聞奏震悼比從橫城口濟河下諭內閣部院諸臣勇略將軍趙良棟爲國家宣力奮庸厥功懋甚倏以疾逝朕深憫焉茲師抵朔方道經其門欲令皇子臨視奠斂可集議以聞於是臣玉書偕諸臣言皇子親臨臣下之喪曠世罕有將軍臣良棟膺茲異數豈獨一家之私榮凡百臣工無不感激隕涕明日次寧夏皇子臨喪舉哀賜奠如禮閏月復頒諭祭文遣大

臣致祭。其子道臣宏燦。中書臣宏煜。先後詣行在謝恩。

上皆召見撫慰之。又數月。允禮臣請以例予祭葬。賜謚襄忠。祠總

戎宏燦歸自黃巖。乃卜冬十二月日葬公於城西二十里某原。而

乞錦墓石於予。予辱交公久。素悉公提過身骨熱。歷官制軍忠勇大節。與其生

平。慷慨質直。強毅不撓之氣。嘗私竊歎羨。以爲古名將所不及。而

聖天子推心置腹。眷倚之重。以及自始迄終。恩禮之隆。尤足以獎

勵功勲。爲勞臣。白首効忠者之勸。余雖不敏。敢不據所見聞。摭拾

其梗概而次敍之。公字擎之。號西華。先世自陝西綏德衛遷居安
邊。逮公官寧夏。因家焉。故今爲寧夏鎮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官海

州參將皆贈如公官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少工舉子業頗倜儻有大志不屑束縛章旬遂仗策從戎順治二年隨和碩英親王師入關中受知於制府孟公喬芳署潼關守備從征賀珍武大定等賊又從定寧夏叛兵之變因署其地屯田水利部司四年領兵平河西回亂又單騎擒肅州僞總兵丁國棟擢補高臺遊擊十三年王師入滇以雲貴督標副將從征隴西諸苗康熙元年積功授都督僉事充雲南廣羅總兵官是時吳三桂專制滇南所補用官吏詔部臣不得掣肘於是三桂調公貴州比喇鎮令進剿水西公方丁外艱力辭不許四年水西平乃

聽終制。三桂中藏匿。測以半籠人才爲務。惟公先幾之哲。不爲用。云八年補大同左都督。十一年調天津。明年冬。滇逆變作。四方叛。賊蠭起。寧夏亂兵。刦殺其主帥。勢甚猖獗。十五年春。特命公提督寧夏。馳傳往鎮撫之。公見上。上詞氣激慨。請移家口居京師。得一意。辦賊。上壯其言。隨命賜第。公至鎮集。將佐宣布德意。捕斬首亂四人。餘不問。邊境遂安。公駐朔方。四載。念關中粗定。而漢南巴蜀猶阻聲教。自請率步兵五千。獨當一路。進取漢興。恢復蜀地。詔下。軍前諸大臣集議。僉言大軍宜分興安棧道八堵。山小川子四路並進。需兵五萬人。公曰。兵貴精。不貴多也。自將五千人。指八

堵山徑入十月破密樹關取徽州復略陽分遣裨將趨陽平關覘賊虛實鈞條上疏兵運餉事宜請兩路收川報可特授公勇略將軍十九年正月朔公師臨白水壩與賊夾江而陣江流湍湧無舟楫將士有難色公怒誓於軍曰視我馬策所指敢後者斬擐甲躍馬浮江而渡一軍皆渡賊驍慄奔潰追擊之於青山石磅溝歷舊州明月江屢戰屢捷甫十日遂抵成都先鋒奪門入公下令毋剽掠整軍登陴市肆晏如在城僞官及逆兵數千人疑懼不自安公悉以迎降奏釋眾皆感悅越數日奮威將軍王公進寶亦報保寧之捷東西川以次收復事聞

卷之三
天子辭溫旨勞軍以御書題額及弓矢藥鞬名馬之屬先後頒賜甚渥是時湖南與西方併力進師規取雲南上念嚴飄綏靖制府需人非得謀勇素著操履潔清兼資文武大略者不克勝任此公既合爲成日總督又爲興事不如此已有之遂授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副都御史總督雲貴將軍如故而以公之子宏燦爲寧夏總兵官隨軍進勦自收蜀以後苞孽尙繁公經營一載反側者始定三十年三月追勦逆渠胡國柱於觀音巖十丈孔破關山象嶺渡瀘江七月復取建昌乘勝渡金沙江九月乃入滇時楚粦之兵已圍滇省城數月顧持久不能拔公周視壁壘謂結營遼遠賊得番息法當移軍逼之選入川精銳五千親冒

矢石取玉皇閣。進逼新橋。賊方據橋扼守。復以計從上流濟師。晝夜力攻。凡八日而城下。逆賊踞滇日久。私斂充仞。一時諸將雲集。多志在攘掠。惟公傷所部卒。勿以一騎入城。既奏凱。卽懇請陞見。移師曲靖。以待命。嗣後贍貨者。羣聚致敗。而公獨皭然無滓。其遠識確守。卓然有古大臣風烈焉。公於時已年踰六十。

上念公久勞於外。特允入朝。二十一年冬。授鑾儀衛使。踰年請疾歸里。二十七年。以國恤會葬。詣闕下。三十年。厄魯特噶爾丹蠢動邊塞。大軍駐朔方。詔公以在籍老臣。預議軍事。三十三年。禁旅出塞。公偕行。指畫地勢。兼以私財佐軍。旣還。復詔入朝。明年追

論前功特加一等精奇尼哈番世襲是年秋就醫江南賜御舟
給騎三十五年復召入朝時上決策統師北征諸邊事甚悉公
因疾不果從比及師還遂賜歸明年西征上方欲就詢公於
里第而公竟不及待嗚呼是可悲也公結髮事戎五十餘年大小
戰數百未嘗敗衄御下嚴而有恩觸法者雖小必罰有才略堪任
者抗疏引薦常自稱裨積至大帥軍中甘苦與共一飲食不以自
私入蜀之役襄糧涉險轉戰七千餘里而士卒咸樂爲盡死無一
怨言其能結士心如此故所向有功性抗直同事多不相下功成
以後恭閒者日眾惟上知公深嘗憮惄其無以報賜維謹自賜平三

逆以來。閱十五年矣。復屢詔旨鋪陳本末。於平蜀嘉倡進之謀。於克滇獎廉潔之模。於是公之勞積久而益明。而其行履卓犖無疵。亦得彰然。在著於國史。是公得全其身與得全其名皆。

上恩也。百世而下聞之。猶爲感奮太息。而况於公乎。而况公之子若孫乎。是用備書以示來裔。公生於明天啓元年十月。距薨得年七十有七。配郭氏。繼配李氏。白氏。贈封俱一品夫人。子五人。長宏燦。以左都督充浙江黃巒等處總兵官。次宏燮。御史。宏煜。內閣中書。宏煒。宏熺。尚幼女三人。長適庚子舉人強振猷。次適候推副將郁起雋。次適一等侯江南提督張雲翼。孫六人。公治家如治軍。閨

門嚴肅。儼若公府。諸子屏息侍立。無敢有跋倚之容。以是總戎憲副。所至有政聲。中書亦明敏練達。皆仰荷。宸眷云銘曰。

天翊宗運。篤生人傑。桓桓趙公。威武維烈。早歲仗策從王。於征手執蝥弧。目無堅城。爰制中權。爰總戎律。嚴明有威。卒伍整密。三秦叛亂。將騎卒狂。風馳廁驅。迅掃欃槍。巴蜀如焚。滇黔如惔。獨提孤軍。鼓行而南。銜枚宵濟。莫敢齟齬。直入蜀郢。前歌後舞。蠶叢既定。揚帆渡瀘。環城三匝。拉朽摧枯。賊首朝授。降幡夜暨。氛祲盡滌。復我疆土。凡此大功。

帝曰。爾庸事紀簡冊。銘勒鼎鐘。大官授饋。尚衣賜服。形弓盧矢。驛

驃驪驥公之來朝。天子燕喜公之既歸。天子拊髀國有大事。
爰詢爰謀。公徐一言等於圖珠。公之材武如熊如虎。公之智略如
風如雨。公之精誠如火。弗滅。公之勁直如鐵。靡折持其孤忠以報
一人。白首不挫厥聲。斷斷惟天子明獎乃勳勞。生有殊恩。歿有
厚褒。以勞定國。以死勤事。王聖臣忠近古莫二。懸觀載籍。如公
不朽。納銘幽宮。垂示永久。

趙將軍有才有爲。有守在古。名將中亦不多覩。文於平蜀之謀
平瀕之操。表章鄭重。史筆燦然。

○○予告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尙

普溢文靖王公墓誌銘

宛平王公在政府二十年而予告又二年而薨於里第時

車駕方南巡聞訃震悼命賜卹如制及還京詔皇子率大學士馬公偕禁近諸臣臨公喪且奉諭旨王行三叩禮舉哀奠酌不循常格蓋自四十餘年以來

世祖章皇帝舊臣先後徂謝惟慄遺公之一老

皇上篤念老臣舊故恩禮獨厚於是玉書偕同官及九卿大僚合詞陳謝而一時在廷諸臣及間巷聚觀者無不欷歔感誦至於

泣下比閣中擬謚上請特予文靖謚法寬樂令終曰靖。本朝未有謚者亦可謂象公惟肖矣。公幼穎異成童時卽舉四書孝經疑義質問於塾師。年十九舉順治三年丙戌鄉試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翰林官兼習滿書者多不能精詣奧變公天資高踰年而學成。

世祖屢試稱最隨陞國子監司業未幾進左春坊中允纂修順治大訓十一年進司經局洗馬召入南苑校譯大學衍義及勸善書十二年進右春坊諭德明年初開講筵充日講官進左庶子每日直講命坐十四年春進宏文院侍講學士充經筵講官尋進宏文

院學士時文貞公方任國史院學士。

世祖諭曰父子同官古今所少以爾誠恪特加此恩明年主武會試調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十六年敎習戊戌己亥兩科庶吉士十七年考滿加禮部尚書文貞公方長禮部父子同部尚書海內以爲榮十八年元日

世祖不豫公日請安於御榻前初六日漏三下召入養心殿諭曰朕勢將不起爾可詳聽朕命撰詔書公匍伏飲泣筆不能下世祖令抑悲痛卽榻前起草公拭涕書一條進恐聖躬過勞奏於清乾門下撰擬凡三次進呈至初七日薄暮膳畢而

世祖卽以是夜上賓公偕顧命諸大臣入哭。一痛幾絕。至於面奉
憑几之言。有事關國家大計。與諸大臣再三密議而後決者。公終
身不以語人。雖子弟莫得而傳也。十二月以尚書管禮部左侍郎
事康熙五年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公侃侃舉職知無不言。於時一
歲賦入半耗於兵餉。而雲南閩廣三藩所駐之地尤甚。公首陳裁
兵節餉之議。謂滇黔業已蕩平。兵額急宜汰減。詔下所司議省
額餉百餘萬。又言江楚諸路王公將軍提鎮自置官商漁奪民利。
宜嚴飭禁革。官吏捐輸名出私橐。實取自民間。宜一切報罷。招民
百家得授縣令。不肖奸人往往借資爲市。宜改給散秩。凡所條上。

皆深得治體。會天旱。金星晝見。公言。

先帝御極有年。諸曹政務皆經斟酌詳盡。數年以來。變易成憲者多矣。法屢變則弊叢生。今

皇上當勵精圖治之始。法祖所以敬天。請勅各衙門詳察見行事例。有因變法而滋弊者。悉遵舊制更正於是。酌復數十事。中外稱便。七年進工部尚書。督理宮殿大工。屢著勞績。十二年轉兵部尚書。是年議撤三藩。侍、書、一、事、十二月吳三桂反雲南。日赴內廷議用兵機宜。十三年三月密疏請誅逆子應熊。言逆賊三桂負國深恩。肆虐滇黔。流毒楚蜀。散布僞劄煽惑人心。今大兵已抵荆南。元勗旦夕授

首獨是逆子應熊素憑勢位黨羽眾多擅利散財蓄養凶命匪類
依附實繁有徒應熊既被羈守而流言繁興訛傳不止奸謀百出
未易周昉大寇在外大惡在內若不早斷恐滋後患請速正法傳
首湖南四川以寒老賊之膽以絕羣奸之望以激厲三軍之心章
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議應熊旋伏法方滇此事重加洗發黔之初告
變也一夕京城內外所在火起尋有僞朱三之獄捕繫數百人掠
治不得主名皆應熊及其黨惡爲之三桂自恃鴻張之勢又以其
子方尙主朝廷必不殺以爲之招及應熊誅三桂驚悸發疾竟
以是死人皆譴公之能聲大義云十七年居文貞公憂二十年服

閔冬雲南平。明年五月，卽家授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尙書。於時逆氣初靖，民生甫離兵革。公與勑公明公及李文勤公同在政府，務以和平寬大宣上德意，罷權宜之計，停加征之額，遵奉詔書次第興革。有應奏請舉行者，悉陳於上前，無隱。時玉書爲學士，請奉公教旨者一年。至二十九年，公與伊文端、阿文清及真定梁公在閣。玉書以後進入贊機務，朝夕追從，復八年有餘。中間合肥李文定亦共事二載。一堂之內，事應商榷，悉心折衷，始終無一疾言忤色。有如昔人所云推車子者，故以玉書之謙陋，亦幸獲無過焉。竊觀公立朝本末，不沾名，不示恩，不植黨援，不持意見，更事

熟則於四方得失利病無不周知。歷諸曹久，則於國家典制沿革無不洞悉。每論事闕廷，指畫可否，具有經緯聞者咸歎容欽服。公博覽強記，手點二十一年史，能隨事舉述大義，而絕不以該治自矜。陳事亦不全略。若出姚頤傳，子居手明更簡矣。然大覺寂也。撰擬文字，屬同官具藁，點定一二字，深中事理，詩清麗，不事藻綴。闡明理學，而亦不排擊二氏之教。其造詣益宏，且遠矣。公素引嫌，不欲與試事。戊辰會試，特命爲正考官。取沈廷文等百五十人，甚洽人望。其他大典禮如耕籍大冊立東宮陪祀闕里大制作如纂修玉牒實錄典訓方略、一統志、監修國史、明史，公無一不與。元日元夕，偕滿嘗臣進爵，御前侍宴內殿，俱出自特恩至暢春

園賞花泛舟

賜遊賜食則玉書皆得隨公之後叨遇盛事者也。

三十一年公以足疾請告溫旨報曰卿効力年久自

世祖章皇帝時簡侍禁廷格恭盡職朕屢加擢用游進綸屏夙夜

殫心勤勞自勵今

先帝舊臣俱已凋謝惟卿獨在班列雖精力就衰而老成練達之臣常侍左右殊有裨益著勉自調攝照舊供職不必求罷嗣後章三上慰留如初至四十年夏疾大作

上於行在賜寶露禁藥九月又申前請乃許致仕比奏謝特加少傅是冬遣侍衛賚賜帑幣上珍明年上元節賜讌於家四月遣侍

衛持手諭一道賜於榻前諭曰卿者年舊德歷官最久自去歲告病在家朕無日不挂念老臣也邇來九卿皆求匾額字對想卿身雖在告心未嘗一日不在朝中故特書匾一面對一聯臨米芾書一幅賜卿卿其勉強餐食輔以醫藥以慰朕不忘舊臣之至意仍傳諭病少愈朕尚欲一見故公遺疏言冀臣病之再甦許瞻天之有日紀聖恩也前後頒賚宸翰十餘幅賜堂額三今年上元節復賜讞於家公猶強起進一七箸越四日疾忽劇至二十七日遂薨距生天聰二年戊辰七月八日享年七十有六公服官五十餘年名成身退善全終始視司馬文正之在洛下韓忠獻

之在相州庶幾似之而身依天闕恩禮獨隆則前人所未及也。公諱熙字子雍一字胥庭先世居任邱高祖贈官保公龍始著宛平籍。曾祖鎔祖愛明本生祖爵俱以文貞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公貴加贈曾祖祖如公官文貞公諱崇簡歷官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公爲大學士加太子太傅亦贈如公官曾祖妣某氏祖妣張氏焦氏妣梁氏俱贈一品夫人公年十二梁夫人病篤禱於天願減算以益母壽文貞公捐館公踰五十矣號泣如孺子顏書屋曰慕齋天性孝篤如此兄弟六人友愛無間布政使然金衡守道照皆以公推崇起家者也元配金氏繼劉氏俱

贈一品夫人繼董氏封一品夫人子六人克善雲南驛鹽道僉事側室宜人出前卒次克勤幼卒次克昌刑部河南司郎中董夫人出克宏歲貢生候選主事克承克膺俱幼側室出女十人廢生章雜貞河南按察使胡介祉衍聖公子孔傳鐸監生顧寧緯其壻也餘俱幼孫五人景曾庚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克善出續曾歲貢生候選主事企曾式曾則曾俱克昌出克昌將以十一月十九日葬公於畏吾鄉之祖塋而屬玉書銘於墓石公與先大夫同舉丁亥進士玉書又宿附門牆之末晚在政地復知公深誼不敢辭乃節錄韓慕廬宗伯所爲狀而敍次之銘曰

魏巍王公惟。帝之弼夾輔兩朝。其德克一文章。琬穀謀謨。蓍龜導揚。玉几密賛形帷。內表百僚。外靖三孽。刑清兵偃。遠安邇悅。五十餘年。敬慎篤誠。相業房杜。家聲韋平。帝眷舊勞。日予元老。番番黃髮。第祿壽考。老成在列。蔚爲國華。固請引退。養疴於家。手勅憇存。中使問疾。庶幾霍然扶掖。造膝台曜。乍掩喪我功宗。寵被異數。用章殊庸。罷春輟相。都人爭誄。德盛令終。此惟臣軌世濟厥美。有穀永貽。歿而不朽。勑此銘辭。

文靖公一朝賢相。未入相時。所建白布置。皆關係國家大計。至相業。則用渾寫。一則曰務以和平寬大。宣上德意。再則曰悉心

國朝文選
折衷無一疾苦忤色令千載下人讀之想見君明臣良政平事
理極唐宋元明未有之盛

處士鳩盟申君墓誌銘

嗚呼。是爲廣平處士鳩盟申君之墓。君端愍公長子也。方順治壬辰癸巳間。

世祖章皇帝以節義風厲天下。詔諸司體訪前明死節諸臣將特舉表忠封墓之典。於是諸司以故太僕寺丞申某名聞者。章六七上顧流傳錯互。聞見異辭。或誤列太僕爲自縊。君聞之慮異日承譖襲舛。無以徵信。史乃從泥淖中徒跣千里赴京師。麻衣絰帶。痛哭都市。具述其先人王恭厥投井自盡狀。柏鄉魏公貞庵時在諫垣。業具疏白其事。會君至。而其言益信。所司旣核實。遂蒙

特恩諭祭葬墓田。易名端愍。一時輦下士大夫高君孝行。爭折節與訂交。余之獲交於君。亦自此始。君旣杜門奉母。手父遺書。且讀且泣。所與遊者。同里張命士、雞澤殷伯巖、仲泓兄弟。伯巖仕爲令。君遺詩以耦耕招之。伯巖隨棄官還。君自髫亂卽嗜爲詩。吐納百氏。不名一家。而音節頓挫。沉鬱激昂。一以少陵爲師。其所以師少陵者。悲愴。咷嘯。無一不曲肖而非世俗。掇拾字句。以求形似者。所可比也。丙申後持禊。被爲山水之遊。余曾寓書於君曰。蘇門孫徵君。今之程伯子也。君壞地相接。蓋往一質之。君至百泉。以弟子禮謁徵君。徵君瞿然改容。劇談信宿。君自是得聞天人性命之旨。遂

不復爲詩。比余侍養里居，徵君遺余書，謂廣平天資明敏，入道甚易，行將易浣花而濂溪矣。蓋君自謁蘇門以後，所造駿駿，日上嘗語人曰：「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又曰：「破得利字，方能入門。」破得「驕」字，方能入道。又論朱陸異同，謂朱遊大路，遲而穩；陸由便徑，捷而危。其見理明而趨嚮正如此。君少時才氣迅發，人多畏避之，恥年器宇嚴重，規言而矩行，如水之有防，如帛之有幅。始而憚君者，繼皆傾心折服。卒之前夕，猶召友語至夜分。晨興閱姚江集，復詣兩弟所，極論省察克治之學。曾聞客至，遄歸，忽仆而逝。康熙十六年六月六日也。距生前明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年五

十有九。嗚呼。蘇門既歿。續其傳者無人。今君逝而吾道爲益孤矣。余初聞君訃。卽爲詩哭君。深以哲人旣喪。吾道未興爲憾。閱兩月。而君弟孝廉親仲太史隨叔以君行略謁銘於余。余與君交誼之切如此。何忍不銘。按狀君之先世爲晉之縳人。明初拔縣令庸。始遷廣平。入傳而至贈考功郎諱化。是爲君祖。贈考功生端愍公諱佳胤。前明辛未進士。歷任至大僕寺寺丞。妣靳封安人。君諱祖光。字孚孟。一字和孟。號龜盟。其號也。生而天資穎異。能文章。年十五。補邑庠生。端愍公歿。懸中外。君侍養時爲獨多。旣奉端愍諱。遂絕意仕進。以母命浮沈博士弟子中。非其志也。歲庚子。詔舉孝行。有

司欲以君應。君固辭。有司不能奪。辛丑貢入成均。君投牒儀部。謝病歸。戊申詔旨訪用隱逸。魏公貞庵雅意屬君。君復上書力辭。

魏公召嗟而止。君出處之際。侃侃中程。如此。著文四卷。窗山詩四卷。荆園小語。說杜性習圖義利。說行於世。嗚呼。方端慤公之徇國。

首尾相應

也。太夫人斬垂白在堂。仲叔兩孤幼未成立。公從容蹈義。一語不及於私。良以身後之事。有君在耳。惟君孝友篤摯。喪葬盡禮。勗兩弟讀書取科第。知名於時。而自以潔修粹行。見端愍公於九泉之下。是父是子。天實陰相之。以視彼仳仳蔽蔽。幸生苟祿之徒。不一傳而聲華銷歇者。豈直相徑庭已哉。君娶盧氏。天啓甲子舉人。愜

尤女子二類類皆君五十後所生類聘待御甯公爾講女女二銘

曰

溯源自姜別爲申絲晉宅洛鉢詰人獄獄端懸國盡臣成仁取義
式後昆處士守道甘賤貧白首嘯歌堅松筠晚節益涉濂洛津鑄
顏者誰惟蘇門大節凜凜小物勤道不絕物差同塵世衰俗敝微
言泯倚君力柱狂濶翻少微一昔星芒昏沒者已矣生沾巾銘君
墓石隨重淵千載不朽真氣存

首從表章端愍之節敍起中寫其始爲詩人繼講道學末言其
出處之正不愧前人竟體雅鍊如出歐陽公手

○○誥授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拖沙喇哈番謚文
襄李公墓誌銘

康熙三十三年冬十一月文華殿大學士武定李公薨於里第訃
聞

天子眷念勞臣。輶朝軫悼。詔所司議飾終之典。賜祭賜葬。悉從
優渥。比易名奏上。特予文襄。本朝文臣。自洪、南、安以後。稱文襄者。
至公而再見。一時中外翕然以爲允協。云公舉順治四年進士。起
家浙江金華府推官。居五年。郡無滯獄。以治最。入爲刑部主事。歷
進郎中。會六部裁。啓心郎屬。公總理十四司。覆奏事宜。聲譽大起。

十五年擢監察御史。明年出按山西。甫載墨吏皆解綬去。康熙初視兩浙鹽課。力甦商困。在臺十餘載。數上封事。如慎重票擬。甄別督撫。嚴覈郡守。皆有闢治體。典內外計屏絕私弊。丰裁凜然。九年八月內陞支四品俸。仍掌河南道事。十一年超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抗疏陳時事。謂文法大密。等於束縛。奸盜無術。累及失主。吏治民生。胥受其病。識者謔之。是年冬擢吏部侍郎。十二年夏命以兵部侍郎。總督浙江軍務。蒞事甫兩月。而浙遂變作十三年春。請亟增額兵。用資勦禦。踰月閩逆告變。公隨檄諸路將士分守要害。遣將王廷梅薛受益等堵仙霞關。又請調江南滿漢官兵駐。

○此○是○布○局○

二省交界並發江西重兵守鉛山玉山以壯聲援因會疏懇給官兵行糧軍士皆感奮是時逆賊盡銳聚湖濱日謀窺犯公偕平南將軍賴公塔率滿兵千人綠旗兵二千人並所募健勇五百人以五月自杭趨衢州七月賊軍數萬攻衢我軍眾寡不敵公同平南將軍以大義激勵將士進擊於阮西礮聲震地流丸如雨左右請少避公不可曰今日之事以兵勝敗爲吾死生可稍怯耶諸將鼓勇直入一可當百賊遂卻顧賊黨羽方熾溫處金嚴各屬所在煽亂公雖以計招降僞將韓斌王得功生擒賊首汪磐繆國英等而兵單勢分難以久持十五年夏公遂建議直搗仙霞關爲摧堅制

勝之策。部議令條上進。取機宜。公言。進取之路。不在溫處而在三
衢。今逆賊勁卒悉萃於此。此賊一破。則諸賊必皆駭亂。逆散雖僞
將馬九玉。朱懷德等抗拒河西大溪灘。而江山。常山之間有間道。
可襲我軍。進擊使賊首尾受敵。河西孤壘安能獨完。故擊之便時。
和碩康親王軍駐金華。公力請至衢。八月合軍克大溪灘。復江山。
縣馬九玉猶冀繞道奔仙霞關。而諸軍已受公密檄。急據關口夾
擊。賊將金應虎等窮蹙迎降。大師遂入閩。閩逆既平。而餘孽竄伏
山谷者尙繁。公復請江南江西會師。協勦踰年。浙東及徽饒廣信
諸郡以次底定。捷聞。進秩兵部尚書。加正一品。公念賊平之後。事

之最急者。無如蠲免賑卹疏請豁金衢嚴溫處五郡十六年以前
額賦部議持不允。公上言。卹民以固邦本。裕賦以資國用。兩者並
重。然必使有可生之民而後有可徵之賦。浙東被賊蹂躪饑寒交
迫使非急爭蠲免。則舊逋既缺。新逋愈積。卽日黜一官於事無濟。
且蠲此不可復徵之賦。俾民得休養生息。以供將來之稅。正所以
爲國家財賦計也。詔從公言。貧民陷城中來歸者。公悉爲區畫。
衣廩又設糜於通衢。賑往來饑民一百二十二萬有奇。流移之人。
盡復故土。方事之殷也。羽檄旁午。人情惶懼。東南數千里。惟恃公。
一人以爲安危。孤軍阨險。捲拄三載。卒使漸水以西。無匹馬。旛輪。

摠於境上。則皆公守。三衢力也。假若三衢無公。吳越之民。幾不能一夕安枕矣。公之功。豈不偉且烈哉。公以文臣身擐甲冑。冒矢石。大小一百四十餘戰。所向皆捷。雖行間宿將。皆遜謝不如。而部議敍錄。僅及十之一二。前後招降文武僞員六千二百有奇。賊兵一十六萬五千五百有奇。中樞敍武職。加至二十九等。銓曹敍有司亦如之。獨以督臣轄全省。不敍。再奉諭旨。乃酌加三級。久之。追論溫州擒斬逆賊。及大溪灘。曹平關破賊功。授公施沙喇哈番襲一次。或有言公保障著助。酬庸稍薄。公瞿然曰。凡此敍錄。皆出特恩。雖胙土之榮。無以或過。且叨冒世職。與洪南安比。更何觖望。

焉。公之勞而不伐，有古大臣風矣。二十一年秋，以事平還杭州。冬召入爲兵部尙書。公久於兵間，在部一切措注悉中機要。二十三年進吏部，飭諸吏坐曹聽行文書，無得與銓事宿弊。清明年夏患癱，詔遣御醫診視，頒尚方藥物，旣愈以老疾請。優旨慰留二十五年復請，詔益切不允。是年秋，命以吏部尙書入爲文華殿大學士，辦理機務。明年春致政歸。二十七年乘輿南巡，過德州，公迎謁道左。

上詢問曰：卿精力尙健，能乘騎至此耶？賜上尊玉粒，慰勞倍至。里居凡七載，泊然無嗜。惟以書史自娛，臥病數日遂逝。距生明壬

戊戌八月十八日年七十有三公初在言路以譽謗聞彈劾貴要絕無鯁避旣督兩浙則沈毅持大體不輕言笑而批笞案牘能曲盡物情入筭部務獄獄無所淹隨每國家有大議片言勞畫確不可易中外數歷四十年以精勤奉職以誠恪事主以天下善人君子得行其志爲愉快嘗言士大夫有名節易全名節難如公之立身服官始終一節真可云粹然無疵者矣以擬昔韓范司馬之倫其奚愧與公諱之芳號鄰閭先世自直隸棗強遷武定曾祖諱鮮祖諱登雲考諱才望皆以公貴累封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曾祖妣康氏任氏祖妣蒲氏妣李氏俱累贈一品夫人元配胡氏封恭人贈

一品夫人繼張氏封一品夫人生四子長鍾麟筮仕岳州府同知夏逢龍之亂有守城功陞廣東潮州府知府次攀麟候選行人司司副早卒胡夫人出次容麟廩膳生次宜麟候選通判側室出娶皆名族女二人長適侯選京職王爾梅次適廩膳生馮雲勳胡夫人出孫男十四人鍾麟出者十人壽泓壽彤壽灑壽湜壽濶壽沅壽湘壽演壽潮壽泓攀麟出者四人壽澄壽淳壽溥壽滋曾孫男二人本篤本厚壽泓出公從子甡麟舉丁丑進士館選時上詢知家世遂擢入庶常聖心眷公之深歿而不能忘聞者皆爲感涕鍾麟將以康熙三十六年九月初五日奉葬東原塋兆以

某爲年家子屬爲銘。誼不敢辭。謹據狀次第行實而係以銘曰。
嶽鍾元氣。公生應期。持憲於朝。正色侃辭。容命制府。鎮東南陲。三
孽相挺。詐謀然黎。七閩震鄰。險阻以窺屹然一身。

天子倚毗。遮扼要害。危彌是堵。擢厥凶鋒。用濟我師。掃蕩廓清。海
邦載釐。百戰之勦。勒於鼎彝。召還廟廊。以式庶司。典樞典鉉。爰秉
國維。投老崖巒。優游自怡。出入將相。黃髮羽儀。韓琦隕星。博說乘
箕。偉烈不朽。銘石永垂。

耿逆之變。李文襄守衛之功。實大王阮寧詩所云。纖塵不動。所
江西也。文重寫此處中間特頓一段。以發揮之。可謂有體。有要。